

〈雜草與民謠樂隊〉

A 面

最好的旋律藏在他的喉嚨裡——  
柏油路，汽水空瓶，被誰壓扁的樂事洋芋片紙盒  
從對面那鐵捲門看過去。幾叢雜草  
不像是雜草。他停下，開始想像起枝桠的真面目  
情緒，妄想，以及齟齬

隔著砂石，雜草完成了一個近乎深邃的笑話  
再改幾次就能開始填詞，填滿

他們口袋擁有的一切：酒精，調音器  
時差「那場是怎樣的情形？」新加入兩個月的貝斯手隨口問，  
他於是收穫了無數個曲折的版本（都不一樣）  
真誠，意氣，太過甜蜜的持有

那條巷子數年來都長得一樣。人走過，揹著舊琴  
揹著僵局，最後連僵局也跟著一起老

在自動販賣機面前，我們轉身而去  
路面爬滿痕跡。一群螞蟻結隊爬過三月時  
三月黏上了蟻酸嗎？那些聰明許多的生物學專家已經證實  
螞蟻能追溯到上億年前的白堊紀  
我們已經來得那麼遲，不差幾個旋律

即使心願冗贅。有過甜的罐裝咖啡，過氣的民謠樂隊  
春天重來，停下。重來，然後再次枯萎  
在枯萎面前——我們已經能唱

## B 面

隔天早晨，一切又變得明朗而規律。附帶的另一日

清潔隊把街巷的垃圾全數收走，雜草  
在側影裡逐漸失去了魔力

民謠樂隊的主唱還沒有寫出雜草之歌  
光天化日下。電線桿的影子纏成一團（在我們之中  
它有時候才是比較真實的那一個）

我用一生去相信，最好的旋律還藏在他的喉嚨裡  
但春天畢竟死過太多次了。夢以及夢  
沒做完的——清醒了一半的人蹲坐，搖晃著

雜草與民謠樂隊之間

持續與節奏協商。在簡陋的台階上  
敲打響板：所有社會的與抒情的，都想要抵達夜晚一瞬——  
情緒，妄想，不小心說溜嘴的真心話

聲音抬起頭來 此刻  
耳朵就會變得透明